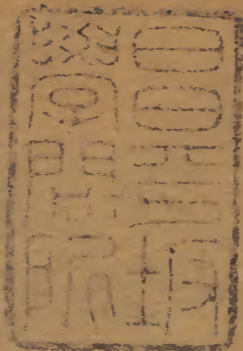


西漢

會要

五十七



漢書門			
二	四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二	八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二	四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二	八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5	
冊數	20 (16)		
函號	294	2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西漢會要卷五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四

錢幣



秦兼天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
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
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用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
蓄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

食貨志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

本紀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鑄筴錢民患

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六年行五分錢

本紀卽謂筴錢

文帝五年四月為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

兩

本紀食貨志同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

本紀壞四銖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罷二銖錢行半兩錢

本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

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即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

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

銖銅屑也

錢益輕薄而物貴

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

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

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摩錢取銖

食貨志按

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今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非罷半兩通鑑考異亦云紀誤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合京

師鑄官赤仄

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廓

一當五賦官用非

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上同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上同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上同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

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珠錢凡四品並行

此以後乃莽即真後事不復錄

雜錄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于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

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
 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
 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
 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
 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
 胝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弃本
 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賣賤以賈窮則起
 為盜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
 皆起于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

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不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
 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于農復古道便議者
 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

禹貢傳及食貨

志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
 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
 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

傳

師丹

錢禁

西漢書 卷五十三
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
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
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合細民人捺造幣
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
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
榜笞奔走者甚衆夫設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于此
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
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
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虛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
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
耨冶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
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
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合禁鑄錢則
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
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于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

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
 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
 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術散
 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
 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
 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
 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
 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
 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

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食貨志

文帝除盜鑄錢令賈山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
 下詔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
 人主之搯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搯柄不可長也

其後復禁鑄錢

賈山傳

景帝立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

竟案盡沒入官

本傳

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本紀

武帝元狩中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民之犯者不可勝

西漢書要 卷五十三
數 食貨志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自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同上
其後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官錢毋得行而民之盜鑄錢益少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食貨志

白金皮幣

武帝元狩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治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重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迺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纁爲皮幣按本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

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官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

行食貨志

元鼎二年罷白金武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五

大司農錢都內錢附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

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按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食貨

志

帝比歲擊胡大司農陳臧錢經用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乃令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同上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

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

及六畜西域傳贊

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王嘉傳

漢武庫兵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興不以給其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母將隆傳

少府禁錢

漢興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

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食貨志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食貨志按百官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共養

共養勞賜一出少府母將隆傳

武帝出禁錢以賑元元食貨志

西羌之役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賈捐之傳

元帝溫恭少欲少府錢十八萬萬王嘉傳

水衡錢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

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食貨志

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紀應劭曰水衡

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元帝溫恭少欲水衡錢二十五萬萬

王嘉傳

均輸平準

大司農屬官有均輸平準令丞

百官表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有所輸于官者皆

合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于它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元狩中桑宏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

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歲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

食貨志

元封元年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

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

初宏羊為大農丞固已稍稍置均輸矣今既領

大農故遍行其法于郡國也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

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均輸在郡

國各轉于京師者也平準在京師總受天下之轉輸者也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

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

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

中諸均輸帛五百萬正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上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宏羊難

以為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按桓寬鹽鐵

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襍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

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準則民不

失職均輸則民不失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

農人納其獲女人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

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皆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

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即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利自市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

積貨儲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

物也云云

漕運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

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本傳乏

漢初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貨志

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

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劉敬說是也良傳

武帝元光六年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漕關東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合三月罷得以損漕省卒上以為然合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溝洫志按武紀元光六年穿漕渠通渭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陽下引河溉

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壘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漕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

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

不可漕溝洫志

衛青數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

一石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

其勞食貨志

武帝作栢梁臺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

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廼足上

元封元年桑宏羊又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名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

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上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二百萬石紀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于食其止四年毋漕上

宣帝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

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

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漕事果便食貨

志

倉庾

太倉 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三輔黃圖云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食貨志

長安倉 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含嘉倉在長安西渭水

北古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含嘉倉

甘泉倉 張敞為甘泉倉長

河南郡滎陽有敖倉 地理志晉義云敖本地名臨河有大倉

河東郡根倉涇倉 地理志

河內倉 汲黯矯詔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

郡國諸倉 百官表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長丞

常平倉

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農民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

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漕

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

糴以利農貴時減其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食貨志按

宣紀五鳳四年奏設常平倉

西漢書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我謂耿中丞糴二百萬

斛耿中丞即壽昌也羗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

十萬斛耳失此二策羗人故敢為逆充國傳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常平倉

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食貨志按紀初元五年罷常平倉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五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食貨六

荒政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

食死者過半高祖迺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食貨志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紀

文帝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

灾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

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以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於其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蓄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本紀

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

員發倉庾以賑貧民民得賣爵紀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見食貨志賈誼疏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陋無所農桑擊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紀

中三年夏旱禁酤酒紀

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

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食貨志

後二年令內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

食讀日飼

徒隸衣七

縱布

索隱曰蓋合七升布

止馬春

正義曰馬礮礮之比也先時用馬今止之

為歲不登

禁天下食不造

史紀本紀正義曰造至也禁天下費米穀恐食不至歲造七到反

三年詔曰間歲不登意為未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

務勸農桑益種植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

珠王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紀

武帝即位河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臣過河

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

釋之 傳

元狩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

以名聞 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

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揅乃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

相望費以億計 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其懼饑寒

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

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拯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紀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焉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貨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紀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紀

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人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上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上

二年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
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賑救賜寒
者衣公卿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上

三年夏大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上
五年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
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之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
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上

永光二年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
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
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紀

成帝永始二年詔曰歲比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人
穀物助縣官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
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
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
萬錢以上一年紀

哀帝卽位詔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廬
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
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灾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

皆無出今年租賦紀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
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
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斛
受錢天下民費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
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
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
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
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

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本紀

賑貸賑拔附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
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紀

文帝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賈山傳

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廩以賑貧民食貨志

武帝元狩三年有水災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

聞本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尤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吏民有振挾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本紀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三千

里天子憐之合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畱畱處使者

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焉

食貨志

河內傷水旱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

汲黯傳

昭帝始元元年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

本紀

元鳳三年詔曰迺者民被水災朕虛倉廩使使者以賑

困乏

本紀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農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

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本紀

地節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賑

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臨遣光祿大夫褒等

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又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江海陂湖園池

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馬以

賑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

錢穀以相救本紀又食貨志云天下大水關東十一郡尤甚減關東五百人轉穀賑貸困乏

二年詔以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飲飛外池嚴籓池

田假與貧民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

比災害民有菜色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挾賜寒者

衣本紀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

如貧民本紀

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

河之郡水所損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賑貸其為水所

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槨檀葬埋已葬者與錢人

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鴻喜四年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賑貸之本紀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議收食貧民入
穀物助縣官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
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
大夫吏亦遷二等民即補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
萬錢以上一年本紀

哀帝即位河南潁川郡水災賜死者錢三千本紀

釋逋貸

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人未備者皆赦之

武帝元朔元年諸道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

受牛者勿收責

宣帝元康元年所賑貸勿收

神爵元年所賑貸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建始三年諸道租賦所賑貸勿收

河平四年諸逋租賦所賑貸勿收

鴻嘉元年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未入皆勿收

永始二年所賑貸貧民勿收

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兵一

南北軍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刑法志

高祖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張辟疆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太后病因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

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母送
喪為人所制太后崩祿產顓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
令酈寄給祿曰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祿然其
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尤豫太尉勃欲入北軍不
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
令說祿祿遂以兵授太尉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
令平陽侯告衛尉母內相國產殿門產內不知祿已去
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朱虛侯章擊產殺之
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云云

見呂后紀及外戚傳臣天麟按唐李揆云漢以南北

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

文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紀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百官表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劉向傳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

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軍正丞胡建傳師古曰南北軍各有軍正正又置丞

武帝使任安護北軍史記

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

門不肯應太子劉屈氂傳

北軍錢官 史記任安 辱
北軍錢官小吏

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
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
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
詣北軍者移劾門尉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
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人錢贖罪上許之令
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 江充
傳
公孫敬聲坐擅用北軍錢千五百萬下獄 表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

以送其葬 本
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本
傳

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 本
傳

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
之上奏以聞

衛將軍軍

高帝五年王恬啟以衛將軍擊陳稀 功臣表按蔡質漢
儀云漢興置衛將

軍與京師兵
衛四夷屯警

文帝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見南北
軍條

二年罷衛將軍軍本紀

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本紀

車騎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本紀
臣天麟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車騎

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與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右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右將軍屯兵本紀

期門羽林

光祿勳屬官期門羽林皆屬焉期門羽林皆宿衛官故屬南軍 期門掌

執兵送從

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以 傳云微行常月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龍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

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

石羽林掌送從

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若林之多 次期門蔡質漢儀
日羽林府次虎賁府 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

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號曰羽林孤

兒宣帝注云少壯令從軍 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

羽林秩比二千石百官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期門羽林以材力為官名將多

出焉地理志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如淳曰鑿工商賈不得與也

羽林黃頭郎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超距絕於等倫

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本傳

都肄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刺王傳

衛士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令丞

又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百官表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致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本紀

本紀

宣帝即位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

元康元年冬置建章宮衛本紀

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本紀

執楯執戟武士騶惠帝紀

諸廟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韋元成傳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王尊傳

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
願復留其更一年本傳

中尉兵

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

丞兵卒皆屬焉百官表

文帝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本紀

城門兵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百官表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

十二城門侯百官表師古曰門各有侯蕭望之為小苑東門侯是也

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劉屈氂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孔光為太師領城門兵孔光傳

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元后傳

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元后傳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元后傳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滑後罷其兵百官表

七校

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刑法志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屯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

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伏飛射士

少府屬官有左弋令掌弋射武帝更名爲伏飛百官表服虔曰

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伏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各官

宣帝神爵元年發伏飛射士詣金城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迹射伏飛馮奉世傳

輯濯士

水衡屬官有輯濯令丞百官表如淳曰船官也

戾太子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劉屈氂傳

胡越騎

越騎校尉掌越騎越人附以爲騎也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

常置百官表按胡越騎皆已在八校之數自昭宣以後或以他官兼領故別見此一條

自昭帝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胡越兵霍光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擊羗馮奉世傳師古曰胡

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揚宣曲之屬是也

羗騎

宣帝神爵元年發羗騎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呼速奚種擊羗馮奉世傳

材官

以下係郡國官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刑法志按漢官儀云高祖命天下選能引弩蹶張材

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當以秋後講肄各有員數平地用輕車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高帝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本紀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本紀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本紀

晁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爰盎以材官蹶張遷為隊帥本傳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本紀

武帝元光二年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擊匈奴本紀

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旁邑谷中

韓安國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

城本紀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塋本傳

輕車

惠帝七年發車騎詣滎陽紀

馮唐拜車騎都尉至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宣帝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救烏孫紀

發材官輕車送霍光塋見上材官條

騎士

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士屯北地紀

武帝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本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擊羌趙充國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

樓船

外有樓船刑法志又漢官儀見上材官

枚乘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頭

循江而下襲大主之都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本傳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

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灌讀曰權音孝直反

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為船伍被傳

伍被為淮南王畫計曰有尋陽之船伍被傳

閩越王入燔尋陽樓船嚴助傳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

武帝建元三年嚴助浮海救東甌助傳

粵欲與漢用船戰遂廼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南方

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

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羗越侯嚴

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

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以

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本紀

卜式願與博昌習船者擊呂嘉本傳

武帝欲伐閩越淮南王安諫曰越處溪谷之間篁竹之

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今發兵挖舟

而入水水道上下擊石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

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

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云

嚴助傳

元鼎六年東越王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

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

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

本紀

東粵數反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食

水戰具

朱買臣傳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

朝鮮傳

屬國騎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

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

貳師取善馬

本傳

屯田卒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

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津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

外國者

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

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穀吉喜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西域傳趙充國至金城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至春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本傳詳見屯田條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誅斬郅支單于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七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

兵二

教閱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腰五日本紀如淳曰立秋獵腰伏臘曰腰音劉劉殺也師古曰續漢書作獵劉腰劉義各通耳漢儀注云立秋之日斬牲於郊東門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各曰獵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各曰乘之

都肄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刺王傳師古曰謂大會試之

九月都試

翟方進傳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相丞會都試課殿最也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都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黃袍方領駕四馬博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五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列後合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坐棄市

韓延壽傳

繇戍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食貨志又昭紀如淳注云天下人皆直戍邊三

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列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復還因使住往一歲不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遂改易有繇乃戍邊一歲耳

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

本紀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晁錯傳

文帝減外繇

賈山傳

十三年除戍卒令 史記大事記

景帝後二年省繇賦 本紀

武帝賜卜式外繇四百人 卜式傳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

式歲得十二萬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本紀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本紀

昭帝元平元年減外繇 本紀

宣帝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本紀

淮南之地縣屬於漢其吏民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

道衣做錢用諸費稱此 賈誼傳

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弟常步行戍邊 本傳

調發 羽檄 符虎

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 本紀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二寸用呼召也其

有急事則加以烏羽挿之示疾速也

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 史紀本紀漢書無國相二字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駐

也 高五王傳

御史中丞劾馮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遂免 本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 賈捐之傳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

召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距法不

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 嚴助傳

吳太子以節發兵 武紀征和二年

七國敗弓高侯詰膠西王邛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

自圖之邛遂自殺 吳王濞傳

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 功臣表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乏興有詔

贖論 本傳

黎扶為東海太守坐擅發卒為衛當斬 功臣表

選募 勇敢 奔命 仇健 募士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 紀

趙王彭祖願徙國中擊勇敢擊匈奴 景十三傳

李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本傳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擊益州 本紀

注云常兵不足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灌夫代吳王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灌夫傳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本紀

神爵元年發募應詣金城本紀

趙充國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募士萬人擊西羌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論說江

湖賊本紀

發謫徒七科謫 惡少年 亡命 弛刑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本紀

惠帝三年發諸侯王徒隸二萬人城長安本紀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本紀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等皆將罪人馳義越侯遺

別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本紀

元封二年四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遣楊僕荀彘

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本紀

六年赦師京亡命令從軍本紀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

人期至貳師取善馬李廣利傳

太初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



天漢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本紀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郎氏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

之本紀

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紀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本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本紀

行伍部校

什伍俱前

晁錯傳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李廣擊胡行無部曲行陣

本傳注引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

營伍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馮唐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馮唐

傳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韓延壽都試騎士五騎為伍本傳

什器

平帝紀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五十人為什則其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

什器亦猶今之從軍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也

傳校

衛青傳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陳湯傳師古曰一校則別為一部故軍稱校也

諸校

韓信傳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

校司馬

南粵傳校司馬蘇宏

部勒行陣

陳湯傳

王尊坐擅離部曲會赦免

本傳

壁壘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百官表

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

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

傳言開壁門

周亞夫傳

李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

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

區建斬之遂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

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胡建傳

京師兵器

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

高紀按三輔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兵器考工主作器械

工官

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臣天麟按工官雖在外郡而所造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官兵以濟之也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

魏相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

食貨志

戾太子矯制發武庫兵

劉屈氂傳

成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母將

隆奏言武庫兵前後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

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母將隆傳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

百官表師古曰五兵謂弓矢及矛戈戟也

郡國兵器

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捺兵乘騎馬

本紀

晁錯說文帝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答

晁錯傳如淳曰蘭石城上播石也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

食貨志

武帝時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對不便

上以難宏宏訕服焉

吾邱壽王傳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本紀注云漢注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

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

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江都易王傳

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景十

三王傳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

本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本紀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本紀

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武五子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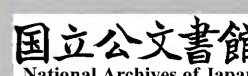
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橫等盜庫兵攻官寺本傳

上郡庫令成帝紀建始元年注云比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南郡發弩官主教放弩地理志

雜錄

文帝時晁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
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



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
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
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予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
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
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
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
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
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
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
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
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
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勿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
國之騎勿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勿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

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離遊擊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簿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說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合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晁錯傳

蘭石

晁錯傳具蘭石如淳曰城上播石也

渠答

晁錯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遊弩

晁錯傳遊弩注來

大黃

李廣傳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盾弩也

連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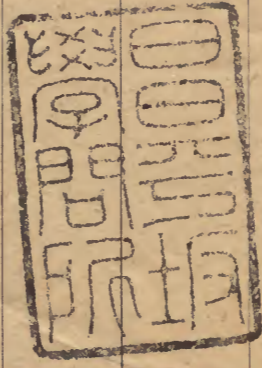
弩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刁斗

李廣傳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飯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壘石

李陵傳師古曰壘音盧對反



天祿中

